活着不是給你看

寶寶

去內地南方旅遊很有感觸，大街上開的大多是二十萬以上的私家車。一問才知道，爲面子，生怕因爲穿的衣服開的車寒磣而被人瞧不起。有人說——開着二十萬的車，和人家談二百萬的生意，人家就會想：唉喲喂，你就開這車，一點家底子都沒有，你拿什麼給我抵債?!那心裡眼裡就怕對方是個騙子，生怕賠了錢沒有抵押品，話裡話外你這車早晚就該是他的。要是開着一二百萬的車就不一樣了，出去談個二百萬的單子，人家一看你開的車就想：這小子，開車都開這樣的，家底子厚，不怕沒錢給我。

回來了，丈夫也動了心思：老婆，咱也買一輛吧，出去聚會人家都開好車，就我打的，每次人家問我開車來的？我都支支吾吾過去，面子上是有點過不去。我一翻白眼：別和我提這個！買個車還得我伺候它！我們樓下洗個車都要幾十塊，買回來就是個祖宗！而且你老出門就要我接送，煩死人了。現在多好，天天坐公交擠城鐵，還不擔心堵車，幾塊錢多遠都到。丈夫癟癟嘴嘟囔着：不就是讓你接送我麼，不行我找別人開車接我，我請個司機還不行！我一邊看電視一邊丟過去一句：那好啊，趕明兒個，您老有司機了，您老別忘了也學學開車，順道送我上下班，我就喜歡坐車不開車。

丈夫基本上不管家裡的事情，如果我要求他幫個忙得提前兩個星期預定。所以打死我也不願意再拿回來一個祖宗伺候着，每天洗車擦車堵車，累得我腰痠背痛。前陣子，買過一輛車，開了一年，終於忍受不了每天早晨堵在路上學蝸牛，把車子賣了。自己樂得輕鬆每天坐城鐵，二十鐘就到公司，爽死。回老家，很多人選擇開車，我就喜歡火車，拿着一本書睡一覺就到家了。要是自己開車，沒十個小時到不了。更何況我有夜盲眼，天一暗啥路況都看不清楚，不是給自己添堵麼？其實說那麼多都是藉口，最關鍵的是我眞不愛開車，因爲我沒有空間感沒有方向感，開車的時候有一半的精力都在看路牌上，還常常走錯，繞了老遠。開車的時候沒有駕馭的快感，倒是多了很多茫然。

要我爲面子和別人的看法活着，還不如給我一台電腦和一個小屋子寫意淫小說呢。我不愛打扮，塗個指甲油我都覺得是自己吃完豬蹄沒洗手——油膩膩的。要我穿個裘皮大衣，恨不得天底下所有人都來看看我的姿態，我做不到。感覺就像是沒了毛的母雞插幾根孔雀翎到處招搖，自己都忍不住笑自己。再插孔雀翎，下的還是雞蛋，又不能生出個原子彈。我呀，就是個小市民，過不起那不屬於自己風格的日子。活着給誰看都不如給自己看，別人都是扯淡！

孔另境與《新文學》

許定銘

抗戰勝利後，逃難到全國各地的文化人，紛紛湧回原居的大城市，上海的人口大增。孔另境（一九〇四至一九七二）見機不可失，立即籌辦大型文學期刊《新文學》。此刊由權威出版社創辦於一九四六年元月一日，十六開本的半月刊，每期六十四頁。創刊號沒有創刊辭，孔另境在《編輯室》中說：

經過了八年的抗戰，已給中國文學儲積了無數寶貴的主題和題材，現在和平實現，中國文學將走上建設的大道，每個文藝工作者都有機會寫出在八年中積儲的素材，為文藝園地催開出許多燦爛瑰麗的花朵。

《新文學》的內容大致分爲：文藝時評、小說、論文、散文、報告、雜文、詩和戲劇八大類。

創刊號的小說有鍾望陽的《籽》、羅洪的《覃老伯》、沈寂的《大地茫茫》和兩篇翻譯，散文及理論方面有蓬子、以群、范泉、趙景深、茅盾、魏金枝……等支持，錫金、朱維基、禾金等寫詩，可謂集戰後上海灘名家之大成。一般文學期刊不太重視劇本，但這是孔另境的老本行，他在此發表了《二尤篇》。

以文學水平而言，《新文學》這本半月刊理應前程無限，可惜戰後物價通脹急劇，民不聊生，雖說是全國第一文化城，如此優質的文學刊物，亦僅出五期，於是年五月夭折，壽不足半年。

孔另境的《新文學》

廣州中軸高塔玄機重重

文佳

廣州剛剛落成的新電視塔，號稱世界第一高塔，廣州終於有了世界第一的建築物了。不過，這一「第一」能否順利拿到手，還未有定論。據媒體報道，日本東京在建的新電視塔「東京天空樹」，在得悉廣州新電視塔高六百一十米，與自己相當後，一改初衷，決定將頂端天線部分加高二十四米，超越廣州，拿下世界第一塔的名次。

廣州新電視塔在二〇〇五年開工，今年九月落成，預定明年亞運會之前投入營運。廣州新電視塔的功能，在廣州官方相關會議基本上確定下來了。自下而上，有幾個功能區，除了旋轉餐廳、空中雲梯外，塔頂還設有世界最高的觀光艙，以及類似蹦極跳的驚險娛樂項目。

建築業的經驗告訴人們，圍繞某一中心或者某一高點的樓宇、項目，通常會有更多的商業機會。廣州環市東路六十三層大廈落成，就令附近一公里路段，迅速成爲廣州酒店雲集、消費力極強的黃金地段；後來，天河廣場北端八十層中信大廈落成，也迅速帶動了這一新區域的崛起，一躍成爲廣州新中軸線上最重要的商圈。廣州新電視塔，位於在珠江河段南岸臨江處，北望正對中信大廈中心，塔尖就落在新中軸線上。它的落成，預計南岸附近周邊地區，將成爲另一個重要的商圈。因爲未來人流將紛紛湧向這裡，而且透過地下隧道，直通對岸珠江新城，有地利上的優勢。據介紹，塔下將建公園，而南廣場將興建下沉式三層商城。觀光客和地下商業城的出現，將帶旺周邊物業及消費。

新電視塔商圈的預期，市場已提早做了反應。一見新塔落成消息，周邊物業紛紛坐地起價。從新電視塔附近最大的建築物——帝景酒店，南行約三十米，是電視塔附近的較大型的住宅區——泓景花園，去年八、九月兩個月，這裡升值就非常厲害。

新電視塔落成，給廣州人帶來的興奮，還不僅僅停留在商業機會上，還包括風水上的爭論。文化界對此的反響也很強烈。

廣州古有三大塔，分別是琶洲塔、赤崗塔、蓮花塔。琶洲塔位於今日廣交會新會址的附近，建於明代萬曆二十八年，即一六〇〇年，距今有四百多年歷史，塔高九級，是最早落成的廣州塔；其後是赤崗塔，也即是新電視塔落下的地方附近。還有就是位於番禺蓮花山上的蓮花塔了。三塔模樣相近，級數相同，同在廣州老城區的東南方珠江口上。據考證，這純粹爲彌補風水的缺陷而建。明時嶺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就做了相關的記載。

至於廣州建「三塔」後的運勢，智者見智，不一而足。今日新電視塔選址在赤崗塔附近，雖然現時還沒有足夠的資料說明是依據傳統風水理論而建，但至少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現代的廣州人，在建塔方面，並沒有違背前人確立的風水格局，同樣落在東南方，落在水口處，落在三塔之間。

人們發現，隨着珠江新城夾中軸線而建的東西兩塔，以及新電視塔的出現，「新三塔」已悄悄雄起之中。珠江新城西塔地上一百〇三層，東塔預計一百一十六層。同樣取名是塔，同樣是同一地段雄起的三大世界級建築物，同樣構成新三塔，與舊三塔相比照，這或爲巧合，或爲冥冥之中的某種約定。

鮮爲人知的南洋史料

馬斗全

因選編二十世紀詩詞文獻，而得接觸民國優秀詩人楊圻詩作。楊圻不但富詩人之才華，而且懷愛國憂民之衷腸，所以其詩甚令人愛讀。傳統詩詞古來有紀事之功效，楊圻詩即多存史料，堪稱詩史。他感嘆南洋幾百年史事的《哀南溟》，尤爲珍貴。

楊圻（一八七五——一九四一），初名朝慶，後名圻，字雲史，號野王，江蘇常熟人。二十一歲時以秀才爲詹事府主簿，二十七歲爲戶部郎中，又官郵傳部郎中。後曾出任英屬南洋領事數年，所以於南洋史多所留心。惜無載記可查，只能考之舊聞，而僅得約略。雖是僅得約略，也已彌足珍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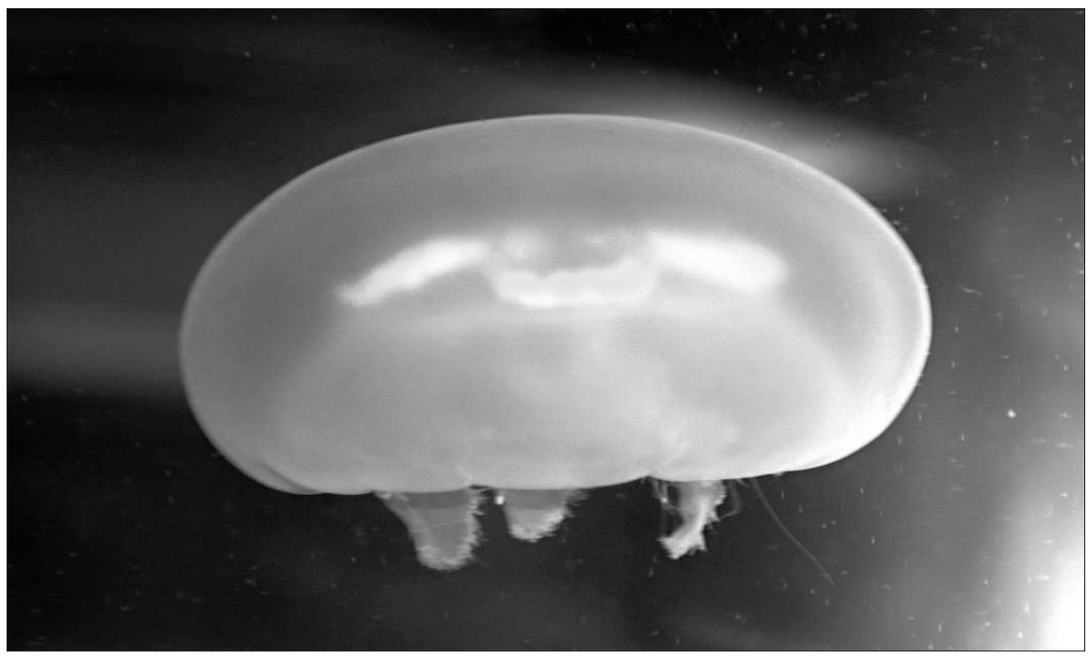
《哀南溟》作於清末，前有長序，錄如下：

我國滇粵西南數千里外，有島嶼數十百，星羅棋布於煙波浩渺中，綜之曰南洋群島。考之地勢則中國之門戶，歐洲之孔道。考之史冊則明以前少與中國通，近二十年，朝廷稍稍知國人多生聚茲土，商業特盛，始有保護華僑之命。初不知樓船橫海，宰割鯨鯢，四百年中執南荒牛耳者，大有偉人在。徒以海禁未開，有司目為海盜，不以上聞，謂珠崖為可棄，等夜郎於化外，聽其自興自滅。至今日而臥榻之側，龍盤虎踞，時機之失，可勝追哉！嘗考明洪武中，南海梁明道據三佛齊稱王，永樂時王順塔國於爪哇之北。萬曆初，王連據舊港稱王，同時林道乾據勃泥稱王，後閩人某復王勃泥。同時張璉復王三佛齊，李馬奔亦王小呂宋。清高宗時澄海人鄭昭，逐緬人而稱王暹羅，其子鄭華，助餉征緬，清封為王。嘉應人吳元盛，商於坤甸之戴燕，因其國亂，據而王之，同時羅方伯亦嘉應人，據喃巴哇，稱王百餘年。光緒十年，荷人奪之。嘉慶時，嘉應人葉來，與柔佛王戰八年，王之，復攻取檳榔嶼。英人忌之，時我國方禁出洋，英人乃迫官吏嚴治其家族，葉來不得已，以政權讓之。同安洪某，據峇眼，地近新加坡。葉來族人某，王婆羅洲之沙勝越。嘉應人某，王薩拉瓦，地五萬方里，人口三十萬，在婆羅洲西北。嗟乎，我人之割據稱雄，握海外霸權者，已非一人一日，其人類皆豪傑，不得志於中國，乃亡命入海，卒能驅策異族，南面稱孤，不亦壯哉。獨其振臂孤往，無所憑藉，但奮其筋骨血汗，縱橫於大海之中，不知其幾費經營，成厥偉業，至今日而無人能言之矣，良可慨夫！當時中國全盛，四夷震悚，苟有人羈縻之，則若輩子孫，列若藩封。而今之英屬五萬方里，荷島七十三萬方里，如荼如火之南洋群島，為我中國有可也。乃有司闇於國勢，無遠謀，昧乎因利之勢，坐失乘便之機，使群雄者勝無可歸，敗無可救，或奪於英荷，或侵於土人，以至澌滅，甚至事蹟不彰，姓氏不著，誰之過歟？……嗟乎，南溟群雄，不幸而不遇高帝其人，以至湮沒而無聞。天與不取，時不再來，私心痛之，作《哀南溟》。

從詩序所記可知，自明洪武以來，在南洋群島各地稱王的漢人就有梁明道、王順塔、王連、林道乾、閩人某、張璉、李馬奔、鄭昭、鄭華、吳元盛、羅方伯、葉來、洪某、葉某、嘉應人某等。用如今一句常用語來說，就是據不完全統計，先後有十五人曾在南洋群島稱王，其中以嘉應即梅州客家人爲最多。暹羅王鄭昭之子鄭華，或是繼其父而王暹羅，尚且是清政府所封。「四百年中執南荒牛耳者」，「類皆豪傑」，「樓船橫海，宰割鯨鯢」，「驅策異族，南面稱孤」，何其壯哉。有的甚至是苦戰八年才得取勝。從所記地名可知，這些漢家豪傑稱王之地，不但有今之泰國、菲律賓、文萊、馬來西亞一些地區，更遠至印度尼西亞。三佛齊、爪哇、坤甸、喃巴哇、柔佛、沙勝越、薩拉瓦等均印尼地名。可惜無遠謀的清政府未予重視，不曾聯絡藩封，而讓群雄孤往獨戰，勝無可歸，敗無可救，任其自興自滅。以致如荼如火之南洋群島，終不爲中國所有。處全盛時期的清政府若能像漢高祖賜封南越王那樣羈縻南洋群雄，中國版圖當遠越南沙群島而有南洋諸島。詩人當日之痛心，亦今人永遠之感嘆也。

詩人無限哀痛的迴腸蕩氣之作，我們不可不讀。全詩照錄如下：

噫吁乎，鬱鬱葱葱何年王氣來南方，開疆拓土勢莫當。偶然足跡出八荒，男兒當為外國王。君不見群公逐鹿國為空，骨肉操戈同室中。殺人最多稱奇功，哀哉萬古之英雄。日出月落之西東，茫茫大塊禹跡窮。交臂失之故步封，卑哉萬古之英雄。炎洲往事堪流涕，五百年間失載記。取而代之大有人，大國小國不可紀。軒轅子孫眞龍種，蚍髯自王佗自帝。磨刀割破滄溟水，快哉我取人所棄。目光熊熊燭宇宙，昂頭天外攫土地。豈不有意圖中原，一笑置之今何世。其間稱王十餘傳，或數十年或百年。一二故事但口述，考之文字殊茫然。當時百蠻皆懾服，或以兵力或以賢。洪氏葉氏為最盛，洪武以後嘉道前。其人類皆雄俊悲不遇，掉頭入海不回顧。雲夢八九多巨區，天下之事容可圖。國有眞人走扶餘，為人不為眞丈夫。伏波銅鼓征南服，渡瀘深入文身俗。但聞地角有干戈，不知天上何年月。南荒阡陌起人煙，斬棘披荊不計年。大澤雲深驅象陣，春山日暖種桑田。火齊木難誇寶藏，星羅棋布膏腴壤。何曾黼黻獻冰蠶，盡有珊瑚搜鐵網。越王台殿浪花中，鼓角相聞大海東。天池一擊歌大風，射殺鯨鯢屠蛟龍。當年躍馬亦天意，得志全憑蒼莽氣。鞭笞異族若牛羊，前仆後起一再厲。似聞北向望星辰，物外田園世外身。絕島雲霞三佛曙，仙山雞犬萬家春。可憐北戶誰相勞，天限南風不能到。眞定虛聞報漢嘗，西京猶下珠崖詔。朖朊水草動愁思，遺恨吞吳失此時。花裡但餘秦父老，草間猶見漢旌旗。空令叱咤驚四裔，成事艱難失之易。中使頻傳載寶歸，疆臣未識懷柔計。樓船白鳥自西來，金劍塵寒鐵鎖開。霸業寂寥何處問，漁樵蹤跡水天哀。行吟山澤來荒野，形勢淒涼絕壁下。居人猶在話桑麻，夷歌數處驚戎馬。海上寒山秋照紅，扁舟指點有無中。庸知徐福迷仙島，不道隗囂有故宮。古時甌粵非吾類，一紙羈縻至今利。行色千金壯陸生，雄心百世驚劉季。避世飄然作客星，披圖初見九頭經。何人吹笛家山破，看盡蠻煙萬點青。嗟我乘槎來何暮，物換星移時勢去。行人不識項王台，海鷗猶上田橫墓。逞將姓氏考蠶叢，獨抱狂愁倚紅樹。拔山意氣今已矣，鐵戟沉沙不知處。大好金湯拱海門，七洲風物總消魂。山間射鹿迷吳苑，江上驅羊識楚孫。煙波浩盪渚宮寂，春草幽幽春潮濕。絕峽雲荒水客愁，滄洲雨暖鮫人泣。虎嘯龍吟接大荒，管弦哀亂怨滄桑。非關抱器思箕子，不為啼鵑弔蜀王。桄榔葉老秋陰重，欲把雄愁畫雲夢。人事天時不可知，立馬川原意飛動。鯤鵬南徙黯傷神，一片興亡問水濱。數着殘棋猶未了，風生日落更無人。


海洋的誘惑（攝影） 李增元

滑稽與方言

鄧小秋

《老娘舅與他的兒女們》，是上海滑稽界的同仁們精心打造的優秀電視系列劇。貼近現實，風趣幽默。自從播出以後，一直受到廣大觀衆的歡迎。但是，自東方台的「歡笑劇場」重播以後，劇中人物全都改說了「普通話」。或許，這可以讓北方的觀衆聽得懂了，擴大了這部劇的受衆面。但是，我們這些愛看滑稽的觀衆，看了以後，總覺得味同嚼蠟，不倫不類，失去了滑稽的趣味，始終「歡笑」不起來。

方言，本是上海滑稽一大特色，是賴以贏得觀衆的「法寶」。上海，是內地的經濟文化中心。人們來自五湖四海，各種地方的方言混雜在一起，常常會造成種種曲解與誤會，非常滑稽與可笑。而有些地方方言，有其自身的印記與特色。經過滑稽演員的渲染、誇張，噱頭很多，十分可樂。另外，各地的地方方言，差異極大，有些很難掌握。滑稽演員要潛心苦學，運用自如，也是一門難度很大的基本功夫。那些優秀的滑稽演員，都具備這種善說各地方言的深厚功力，從而博得廣大觀衆的喜愛與讚賞。像《拉黃包車》、《七十二家房客》、《調查戶口》、《寧波音樂家》等，無不都是依靠擅說各地方言取勝。尤其是在《十三個人搓麻將》這個節目中，一個演員要同時模倣寧波、紹興、蘇州、山東、常熟、丹陽、廣東、揚州、無錫、崇明、常州等十三種地方方言，一口氣不斷變化，交錯講來。從緩到急，從慢到快，不但妙趣橫生，而且充分顯示了演員的深厚功力與傑出才能。如果說，這些節目都改成了普通話，那麼，肯定是乾巴巴的，令人索然無味了。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如果都要強求一致，「放之四海而皆準」，那就不是「百花齊放」了。方言，本是滑稽的「靈魂」，是它最大的亮點與特色。不能因爲有些人聽不懂，就將方言改成普通話。沒有了方言的搞笑功能，它就會丟失自身生命力。這就好比各地的地方戲曲，要是都用京白來演唱，那還會有什麼自身的特色呢？

烘山芋

曹乾石

晚上外出散步，在街頭又聞到了烘山芋那香噴噴、甜絲絲的味兒，腦海中又浮現出小時候吃烘山芋的情景。孩子最饞嘴，小時候家裡窮，沒有好吃的東西，每到深秋，幾個小夥伴混在一起，總要動腦筋土法搞些獨特的小零食吃。例如，腳爐中爆玉米花，灶膛火灰裡烘山芋等等。這些食品，雖然粗製濫造，又不太衛生，但因出自自家之手，吃起來似乎特別有滋味。

家鄉地處於江南水網地區，土質不適宜栽種山芋。那時吃的山芋，都是從浙江和宜興一帶丘陵山區運來。

記得秋收秋種以後，老家前面河濱的水碼頭上排滿一條條滿載山芋的大船。油黃發亮的船身，灰褐色的蓋蓆，雪白雪白的帆篷，船頭插着一根長長的竹篙，篙頂梢上繫着一條鮮艷的紅緞布。遠遠望去，河灘中像擺了一個八卦陣。船上的農民帶着拖把，到岸上村莊裡高聲叫喊：「換山芋囉！」

母親從屋裡滿尖的穀囤中用笆斗量出幾十斤黃澄澄稻穀，踏着兩隻耰子般的小腳，搖搖晃晃穿過那狹長的跳板，到船上換回幾筐紅皮白芯山芋，堆放在側屋的一個靠窗向陽通風角落裡，鋪上厚厚的乾稻草。過幾天家裡燒煮一次，作爲改味換口的佐食。

不知什麼緣故，我對母親鐵鍋裡燒煮的熟山芋不感興趣，倒是喜歡吃自己在灶膛裡熱火灰中煨烘的焦山芋。每天清晨，我從床上爬起，就鑽入灶前，抱柴點火燒早飯，灶膛裡有一層熱草灰以後，就挑選幾個皮光滑秀的山芋放入熱草灰裡，然後把熱草灰壓緊。山芋在灶膛熱草灰中高溫煨烘，不一會兒就發出撲鼻的香味兒。等一鍋粥煮好，片刻，從熱灰中扒出一團黑疙瘩，輕輕將煨焦的硬表皮殼剝開，便露出了一隻嫩黃嫩黃的山芋心，吃起來既香又甜。一到冬天，我早上總是先吃上一碗稀粥，然後捧起兩個熱烘烘的煨山芋，蹦蹦跳跳到學校上課去。

後來，我們幾個小夥伴又「創造」了一種烤烘山芋的新辦法。就是把山芋洗乾淨，拿備好的河塘裡的乾荷葉把山芋嚴嚴實實包裹起來，然後在荷葉外面塗上一層厚厚的礬糠稀泥，放入灶膛煨烘，等到濕泥蛋兒烘乾並漸漸開裂出一條條細縫，山芋就烘透了。拿出來敲掉泥殼，剝去荷葉，現出熱騰騰、香噴噴的紅皮白肉。這種烤山芋不但衛生乾淨，吃起來口味也比前一種要好得多。

參加工作後，走南闖北，不知吃過多少回街頭火爐裡煨烘的熟山芋。但不知怎的，我總覺得味道遠不如小時候自己在灶膛裡煨烘的好。

南京明故宮

季旭東

古都南京城中山門內不遠處有一座明故宮遺址公園，這裡曾是明初的皇宮所在。爲了有別於北京的故宮，人們將南京的這座明皇宮冠以明字，這樣無論在字面上還是在實質上都與身爲明清兩朝皇宮的北京故宮區別開了。

今天的人們來到明故宮遺址公園是看不到這座曾經輝煌的宮殿的，因爲它早已被湮沒於六百餘年的歷史風雨中。在這裡，現在人們目光所能企及的只是一些殘磚斷瓦。但是浩瀚的明代史料以及近些年的考古發現展示給人們的都分明是一座與北京故宮相比也毫不遜色的宏偉皇宮建築群。

明故宮的位置早年間曾是燕雀湖所在，它東臨鍾山，西抵如今的解放路，北達後宰門，南到午朝門一帶，面積相當大。在這裡建造宮殿，首先得填平燕雀湖，其難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明太祖朱元璋通過風水先生的查看，偏偏選中了這裡。爲了填湖，朱元璋可是費了不少心思。傳說當年湖總是填不平，於是朱便依謀臣劉基（伯溫）的餿主意，竟殘忍地將一名叫田德滿的老漢活生生地填入湖中……爲了確保宮殿的穩固，工匠們打了無數個長樁，再鋪以巨型條石，然後才蓋起了宏偉的明故宮。

經過多年的考古，人們發現明故宮的規模與史料記載基本脗合：它是由東、中、西三大建築群組成，其中的中建築群包括了廣爲人知的奉天、華蓋及謹身三大殿，它們的位置就在今天的遺址公園附近。東建築群以文華殿與文樓等爲主構成，西建築群的主體建築爲武英殿和武樓。這三大建築群的規模加起來決不亞於北京的故宮。這一點僅從前些年挖掘出的武英殿配殿遺跡便可窺之一斑——它長十二米，寬五米，由東向西共有四排石柱基座，每排四個；每個石柱基座的基座坑爲邊長一點八米的正方形。由此便可想像得出這座配殿當年的壯觀了，但這還僅僅是武英殿的一個配殿，而武英殿在三個建築群中又是較小的一個宮殿。由此，整個明故宮的建築規模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於明故宮是填湖而建，所以它的地基強度很有問題。在龐大的宮殿群建好後不久便出現了地面下沉的現象，這使得整個皇宮呈現出南高北低的局面，按照當時的習俗，這很不利於江山穩固。朱元璋對此極爲不滿，甚至萌生了遷都的念頭。一三九二年，朱在其一篇名爲《祭光祿寺灶神文》的祭文中寫道：「朕經營天下數十年，是事事按古有緒，唯宮城前昂後窪，形勢不稱。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勞民……」道出了他對此事的無奈之情。

明故宮於一三六六年開建，一三八六年竣工，前後歷時二十年。明故宮建成後曾是明太祖朱元璋、明惠帝朱允炆及明成祖朱棣這三代皇帝的帝宮，並且它還是明末清軍入關後，由明思宗崇禎帝弟弟朱由崧在南京所建之南明小朝廷的皇宮。可以說，明故宮是從頭到尾地見證了明王朝興衰的。如果這座宮殿依然存在，那麼它必定也會像北京故宮一樣成爲一處極具歷史、文化、科研及旅遊價值的好去處。